射御數

初學記 十八上

正

初學記卷十八

明 西河沈宗培 增輯
雲間于燕芳校証

巧藝部 射 御 數 圍棊 彈棊 博塞 投壺

射

敘事 周禮地官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退而

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正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和內志正也容外體重也正皮中也和容中不驕也不中不揚也興舞其節比于樂也　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矛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又車僕大射共三乏司如井之容儀也

射凡射共獲旌射人以射法治射儀諸子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太僕王射贊王弓矢繕人掌詔王射　又曰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二正大夫二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

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節樂之節也容也）

（豻獸名獲獸也）禮記孔子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懸弧之義也

又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又云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　又云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　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

吳越春秋陳音云古者人民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黃帝之後楚有弧矢所射無

脫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　列女傳工人妻云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右手發左手　禮書云弧矢之作始于黃帝侯以明之見于虞書至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割別有八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射義曰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則貢士與射其來尚矣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鵠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

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事對中禮

立德禮記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　又曰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

繹志　明節　敘事　有志　上功　尚書曰若射之有志有志則中　白帖云昌射士功言功多者居上

設鵠　獻侯周禮曰司裘供射侯設鵠注鵠小鳥而鞠中是以中之爲鵠　儀禮曰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

壽獸　射兎薦脯臨設折俎與薦皆三祭　儀禮大射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乃張下綱不及地武注云此謂獸侯麋射則張之　後漢書曰劉琨字桓公教授五百餘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典義以素木爲俎葉而爲組豆桑弧蓬矢以射兎首縣宰率親屬觀之王莽以琨聚徒私行大禮借上乃繫琨及家屬莽敗乃免

設楅　儀禮射曰司馬出于左物之南立于所設楅之南注云楅猶楅所以承齊矢也　毛詩曰四鍭既樹言射之獲中也

烹狗　賭牛　禮射義曰大夫與公上爲賓不宿戒其牲烹狗于堂東方注祖陽氣之在方　晉史記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討之君

大能恃手快且謂駮物無殺理便相然可
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狀
昭左右速探生心來
須臾至 **應弦** **齧鏑** 漢書曰李廣爲
將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則
應弘而倒用此策將兵國數辱也朝野僉
載曰督君讓善射有王璽智者學其法久
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讓殺之君讓時無弓
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折末後一矢以口承
之遂齧其鏑謂璽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
汝齧鏑耳 **中雀** **下鳶** 記曰羿嘗從吳賀北游見雀鳥賀命之射羿曰
生之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耳
之由是每射妙中高出天下 魏紀曰宗

室幹以三箭下雙鵠軍中號曰射鵠都尉 **穿柳** **貼梅** 史記曰楚有養
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百發而百中之
唐書云柳渾與邳王射嫵其布濶乃
摘柳點烏珠之上發必命中 **飲羽** **沒鏃**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
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
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史
記曰李廣出獵見叢薄中以爲伏獸乘射之入十餘細視鏃之乃石也 **獸伏**
猿號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彎弓而獸伏鳥下 記曰楚共王獵見白猿自
射之猿繞樹避箭王命養由基射始調弓矢未發猿抱樹以泣 **鷺目** **鵝**

毛 孔帖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象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遂中之帝下詔褒美天寶遺事水林將劉侯善騎射常對御使人于屋中擲鷺毛共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中戟支　中箙賓 漢書 者帝賞嘆學賜馬 袁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呂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圍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乃令軍候植戟于營布彎弓而顧曰請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鬬不中者可留決鬬布引一發正中戟支衆成中布威也羅大 吳越史 吳王安之于芙人武肅王安之于龍山擊場酒酣因

以金瓶置射屏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使一發中瓶之竇武肅王使崔詢曰汝能賽之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兼嘲用賽以勝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竇

射中瓶之竇 大唐因賜金瓶并器皿以獎之

著埁 晉書曰魏舒惟好騎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左射舒常為畫籌計中已後過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嘆曰吾之不足知卿如此射矣豈一射哉

啓顏錄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柔歐陽詢作詩嘲之曰急風吹緩箭弱弩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著

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瑀曰此乃四十字草瓠也由是瑀與詢有隙焉

詩梁元帝落日射熊詩 促宴引枚鄒中閣觀獸侯月度堋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游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 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辭笴橫弓先望堋驚心一鴈落連膚兩猿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藻木怖藤擇賢方至此傳庖欣得人

賦魏應瑒馳射賦 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遙于郊野聊娛遊于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輝于路左建丹旗于表路羣駿籠于衡首咸皆腰裹與飛兎爾乃結翻伴森倫匹良樂授馬孫順調駟等算克明班次均壹左覽繁弱右按湛御控滿流聆應弦飛碎旛動鼓震藻聲雷潰重破累瀑流景倏忽紛紅絡繹次授二八騈驅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追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萦回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橋體若飛仙奕奕駢牡既閑楊驟沛艾蹻略相連

周庾信三月三

日華林園馬射賦

于時玄鳥司曆蒼龍馭行羔獻水闕桐華萍合皇帝幸于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鵠紫燕陸沈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月銜竿吟猿落鳩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絲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祇効祥徵萬騎于平樂開千門下建章皇帝翊四校于仙園迴六龍于天苑華蓋平飛風烏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濟薙草渭口澆泉雲五色的皪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撫玉律調鍾金鐸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鴈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乘赤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摽箭熊耳刻杯浮雲畫罍水衡之錢山積纖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圍悵從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喬渾破的賦

君子修辭以于祿祿或不

至居常以俟命感而遂通抑亦莊生不射故爲破的賦以喻其辭曰飛衛學射于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綠沈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爲隼必獲於驅士雀無全于彀中戎旦人將觀德子盍呈功乃見于諸侯諸侯閱之州序獻于天子臨乎澤宮自上而下陳其北偶歌騶虞奏貍首其或少筭從而進酒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韜朱睛捍韋韝既垂橐以弦弧亦啓箙而抽鏃內審其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去務其速落殘月于象弭飛明星于金鏃宜易易而獲禽翻翩翩而失鵠師曠之曰殆矣王庭之賓胡爲先利其器而不反求其身乃杜門三年猶乎家人聽之

內氣視之以神秋毫如山風心如輪高其事物申以戚貢從容君君所無復命中不知之所加弦之所控不知引之而蒲縱之[illegible]以無心爲心若夢不夢斯焉而發遽[illegible]然而通洞洞之者爲的中中之者細若毫芒乃能匪左匪右不留不揚絕心乎後牢落判散亦何有四方是時也君子觀之貴其得一小人視之多其中質九賓之家毛豎骨驚陰幽鬼神股戰顧慄固可使朝肅慎面先零變幽都柔南滇至遠無外用不來庭夫以有形之器猶能破的況天機爲弧大直爲矢而不能破其夷狄故事無殆功理在冥跡不射乃師之益吾將爲益何據射楊葉百中賦

於稽百氏爰得六藝射之制伎之銳既取
象于逢蒙五規模于飛衛寢石遇而洞啓
蹲甲徹而激藝於是盼牂牂之葉引解解
之弓擾長弱而累柔慮輕葉之搖風心與
手兮冥合神與術兮玄同標的外準精和
內融抔水凝而色燦燦金鏑擬而光雄雄
亦既縱橫鳴鳶激羽馳虎走空柳雖大忘
于所志之外葉雖小捨之必取其中力不
留道必通牢籠五善之奧攄括百中之工
時彌絕技寔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
豈直忘歸貫星繁弱御月鷹逝落于雲霄
後洞穿于岩樾而已哉客有睹之而歎曰
弧矢之利器之惟新而彼審鵠爲美昌若
中葉可珍衆謂之葉我視如輪參于靈妙

于鬼神飛後鏃而挺出劃前括而相循
長叔之復一矢顏高之持六鈞庸麗景而
同塵此射禮所以宜爾射善所以渴如其
發也不虛慎于末善厥初角弓猶有勁揚
葉碎無餘

賈餗百步穿楊葉賦

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發
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爰設弧乎百步
之中衆目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除恒規規
而自滿乍肅肅而風厲是時也固當審毫
釐分巨細槁木斯立自應往昔之無貫珠
而來就謂後難爲繼豈非妙歸至日道合
情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而有程
克中之時訣詎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離
要不得以爭明不然則一矢之短寧期乎

以至一葉之微若有乎餘地訴有開而必先故無往而不利然後知射也捨目而作目外形而專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中乃了全勿慮前功之進棄且夫棄絕倫之技當明試之前爲衆所推發不可不中與君所賞情不可專由是捨矢而破四葉是穿翦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激弦名加歛札術異攻堅并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爲夫然則習藝者不得暫閑怪茲者不可不發茲不發則吾何以述藝不修則爾亦無爲安得窮五芳之妙出自夫之能積時之功且棄必獲之實徒稱嗟夫今之習射則多選才斯衆若等揚葉者曠千載而一中 楊弘貞貫七札賦

善千養田之爲子也扶穿楊之技堪貫金之誠左烏號兮右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中之名神馳手敏體正心平始則一以貫之將疊雙不息終則迭于經也

解合七而成穎脫洞達鱗差混并旁穿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萬飛有聲夫障蔽函數象彈量步遠邇迴眸徒尚指銷鋒之鍊取中于茲伏纍纍之珠其端若彼蓄六以進吾無習然吞八之名我興于是是知弦木之出貫華爲先出一孔而鋒鋩自利踰百步而屑兕無全虛其中蟻蝨之衛徒設稽其數混沌之竅齊穿音徒激白羽閑月弦俾晉族之翁自失漢將之石彌堅且轄秦既咨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矜一發于

巧心是誇妙捷豈懼重深疑疊翮之摧頹猶驚飲羽類逢蒙之棄積尚謂紉針夫弓以火而勁其微得火之正故將矣函人之仁掩覆相之威俾帶甲之士知皮之不存在引弓之人則心莫能競故稱矢無虛發藝云得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有槩破堅之理爾則乘剛方今寰海鏡清皇明剗徹澤官是選經首爲節望正鵠以進宗奉弧矢之威列然後微札之人庶驗其工拙

張友正射已之鵠賦

習射之妙惟精其審惟審也在無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三侯張而六鈞始彀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飛庭除已因鵠修其德惟鵠爲已任其射審疎密中紀成儀外寄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

眄徐原夫父射爲父子射爲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假以成績修之在已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時奚俟專功繹志每歎于流年時中成人敢志其寸晷以此懷之常憂殆而日月既往弧矢既持心超超兮有歲寬侃侃兮無時非不真乎規矩逮恐失于毫釐周旋可託進退唯茲鏃破的兮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寔此鵠之是念唯彼侯之敢思立則惟心成因在手且一控而一發亦何先而何後合意雖悅和容已久喜滿勢而暫維媿直茲之屢受若乃旌竿並樹侯狀皆升曉露中滴

時光上凝觀武于茲可明七德之要取才於彼亦彰一藝之能以其蜀弄旁觀者衆豈比夫齊猿散繞飛鳥雙戶倘射已鵠之可稱與鳴茲而再控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

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者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德無紀理位有降殺前修闕而堵墻闕射夫同而鐘鼓戒于以致國用修歲貢使疲瘵者出于章甫成者指于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雖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月于清晝順殺氣于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編貌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師先王之彝訓故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及夫觀者望人射者拯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指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乃所及雕弧年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忽飛不夜而流星眉揵其一發也騎若徹扎其再中也撓如貫笠玉扇降而弓力周金氣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踊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鳴落虛引而俟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溫如哂如游于藝匪疾匪徐妙能盡勇而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正弓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

弓矢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正寧心
靜而力疲則知善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
必飲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
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代而可知也

判 姜公復兵部試射判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于澤宮必張侯于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享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强飲强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今太常之踰局且五善之禮無科趨之武夫三耦之剛畫初幽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不其然乎訴之又益耻也

張叔弼引弓不中判

射以選德期于禦侮引或不中病在郎哉

瞻彼夏卿置茲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于禮容俾其載張徵七札之武力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楊授受皆據于格文是視靡求于戰勝戴鵠興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嚴公衡實爵西階判

習射觀德苟爲當仁豈惟合禮甲爰展我嘉事將修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屆宜展敬于初筵故主人揖升而實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降之際既匪愆于儀德義可尊寧限之以數恭恃多爲貴者且不曠于禮夫

李郝雙偶射判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上或未賓賤亦爲耦與列丁下位陪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于

相圃蘋蘩或獻何則于澤宮誠爵命有殊有容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雉雖尊樂嘉賓之心射侯無問事既殊于儲上辭未失于無光覆視前經誠爲大害

穆贊雙耦射判

將欲觀德式崇講義所以大射惟典是諮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蘋之節揖讓而進參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爲仁亦發彼而有的目等甲異等在法典而則然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爲間庚爲稽古或乃謏問

鄧承緒澤宮置福判

六藝之修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興賢豈加爵而益封實選士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

見稱步之張侯以鹿鳴而悲樂設中置福用陳矢筭之儀釋獲建旌遂明多少之數賓主存乎百拜公卿繼乎六耦能其中質定以和容豈罰觥之爲慚亦削地而成期禮之美者德實在茲況名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器物有等寔王者之殊儀甲不踰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効敢奉守官之誠訴者有辭恭聞克謹之義

潘文環澤宮置福判

祭以訓恭射唯觀德出正中賢將定于賢愚備物致用是服其典禮瞻言爾甲司此澤宮張熊侯以示威酌貍步而尊美飲筭初列妥立豐以表儀射器斯存亦置福而侯命然以高卑異等名位殊倫若事屬諸侯固宜同于相

圃而舉非王者爰可論于設中既無供職之懲寧懼守官之効

程休澤宮置福判

隸舊章先習禮于澤宮日觀德于方國恭惟彼申天子有司展四躬而能勤事一人而所懼罔合有儀必備豈可立事無規今則乾道所向天光臨下恪矢如破雖則朋不干皮置福無中如何發彼有的法官之効以告闕于今供司存之辭訴未聞于古制雖五等有數四侯既張而茲禮不存斯人何罪

蔣準澤宮置福判

射以觀德禮先文義豈從六藝之畢況聖敬日躋王假有廟將期預祭之事是知必學乎相圃司彼澤官并夾既陳決拾斯例思備物以致用奚曠官以速尤竟不且于麀中乃怨歌于貍首未學茲甚不敏判多天子之儀用或無下諸侯之禮事乃舉中使揚觶而有言發的而足獻遂合會稽之美每抽厨子之房肅慎之貢仍翰夏后之服

裴子建澤宮置福判

選賢觀德存乎射謂物以肅陳將祭之儀必先朝而慎習於是審茲狸步張彼熊侯揖至讓升和容顯于相圃持弓挾矢雅須彰乎澤宮司馬分進退之規主人奉蘋蘩之節百禮式序五善無著既有備于置福復無遽于設中法官執此簡書欲行觥撻詩者確乎執理憑于

名制用捨之道抑有司存且列國諸侯擯
上而卒自守彝憲無於雉雉爲倫事乃屬于邦
君冕弁冠鞸于欲甲編稽古訓斯
爲正典得失之旨居然可知　劉肱澤宮

置福判　大聖嗣文時偃武弧矢之利可
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觀德將因
拾奠是用求賢甲爲王司素非達吏澤宮
之制何殊西官相圃之儀旋乖魯典既而
王歆之夏庭列三侯決拾既似于雖弓并
決射陳于揚矢標名鹿兕或有國之前聞
度稱熊豹蓋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訴雖以
執禮爲詞闕而不供終當毀櫝之責請依
中典以勸無良　劉璀張侯下闕判　六藝崇射五善
闕判　尊禮景也張侯

職劾能于棲鵠賓之遂賈遽巫妙于啼
曾不知揖策有揖讓之儀飲算行多少之
節下綱不及如堵奚瞻監者有知奠豐是
闕人而無禮祖決雖留以之觀德從何擇
士若不論喜　王諲張侯下綱判　國將郊祭
是誣恒憲　王有聘享
安而習禮射以觀德大侯既抗敦弓乃堅
天子張熊武之威諸侯異朱玄之殺不及
埒武何所失儀高其下綱誠爲順理然禮
崇三讓無聞固請之辭射有五容先招不
至之誚雖飲于少筭自可奠豐而獻爾發
功方觀祖決於賓微於捨禮在景何所然
儀但欲旌能　又判　考賢論材審藝觀德爰
期十書過　設三侯之禮以崇五善

之儀理首登歌是求于合雅乘蘋斯奏何
先于玉皮惟彼武賓齒于其位宜揖讓中
節允諧於觀善何穿洞非儀坐彰于伐德
綱則未下射句速如自貽監者之左遂于
司馬之政不奠于坐誠叶周人之式祖決
而還亦有相圖之事疏君子之爭茲所苟
得而士師之律未可深
文宜從肆緩謂叶平與

姚承構張侯下綱

判彼澤宮臨亟相圖可以觀德必也射
判于所以再讓而升審固而動矢流貫的
侯服親于玉皮樂奏采蘋笙鏞備于和體
豈失于獻士而亂于鞠能下綱靡及于地
前飛羽虛驚于雲際坐奠斯闕祖決而還
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今何寄且君子之

爭應免于嚴科小人伐伎須從
寸薄鬬禮律之道斯合宜然

嚴廸張侯下綱判

景遵貍步張是能侯地武苟合于
舊儀下綱未聆于先制賓則有蟄
抛射多功舒卷寧懼于出正發縱每闇于
破的形弓既勢與月明而合規白羽纔飛
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讓不獨王皮
徒矜祖決之容未睹奠豐之事作而非法
不足書能人而
無儀誠須賓罰

寇泚不以騶虞爲節判

禮經
之設寔和天地凡有司理資虞恪況大
羽斯御大侯既張誦貍首以成章歌
而應節睢文匪武載光于禮容爰游爰豫
式備于彝典崇折俎之儀助發生之氣豈

得昭穆之自致闕公宮彼茁之規猶虧相
圃位已乖于司射去須加于秩宗請寘鵷
鴦之科以懲 章述不以采蘋爲節判射以習戰
御文之失
樂本宣風雖君子之所爭乃先王之修訓
惟年幸逢光宅早踐柴班羞表以朝未登
三命之秩主皮爲會咸茲瓦鼓之儀興武
與同必期多筭和容中貫不出于正節未
及于采頻事有歸于制氏欲加其罪竊謂
誣辭且物有同存孔門垂教失官爲慢泰
秋所規節以樂章誠則大夫之禮非禮不
書實惟先聖之謨師古未表其明知禮反
招其咎所由斯罰有展繩
愆制氏有言誠爲舉枉 馮萬石不以采
蘋爲節判三皇威察利用弧矢六藝和容
卒由飲射故澤宮相圖揆尊卑
之節出正中質定賢愚之分既參之以樂
章必備之以禮物甲利乃習妙言會其儀
豈徒主皮之善將勤君子之爭制氏頗曉
鏗鎗班乎樂職屬斯登降須狗時人寧宜
簨虡不修鍾鼓靡奏闕于所守罪亦尚疑
至如武侯能熊侯自天子而斯達采蘋采藻
由命士而有差理合各附等威咸依節制
訴非三命已覺詞游將扣兩端須知甲品
請更閱實然後定刑 李思元鄉射司正倚旌判國有燕享
代有飲射貴以觀德先乎踐禮故比茲六
耦見辨其等威抗彼三侯必憑乎班列春

言伊甲則曰司存寔掌厥儀克闡乃事序賓明揖讓之則進或歷階贊射執升降之儀退惟輔序而決捨是飲弓矢斯調射人發功非無破的之藝司正命獲爰有倚旌之禮將欲乘其多筭罰以弛弓使夫沮勸必明威容可則況職不在備禮或從宜無事則燕寄云離局之過付司所糾實負曠官之責

李暄賓觀武藝

判

夫以明之射有觀者設中筭以章物立其賓以相儀乙鄉黨稱賢進退有度將拜至而拜先且三讓而三揖是欲體和容之節知射藝之美匪惟訓人抑又觀德豈可妄譏棲鵠未盡工皮尚隙旅酬必候興咎將疑飲數故異禮容既不爽于威儀亦何勤于偏拜謂之有闕宜乎未甘

李迦羚射判

武有七德所以保大定功器重五兵所以禁暴戡亂在三尚而不棄居六藝以爲先張廻擅飛衛之功樊少得養由之妙同覩拄蹠並斷征鳧暫彎繁弱之弓載發忘歸之矢俱窮中質各盡和容未見于撝謙遽聞于羚尚君子無爭必也射乎府司既曰廻優少翁如何不伏

郭行則羚射判

少翁繁弱靈苗張奭志歸美箭之名類飭角以甄羽而成質期乎陷堅蓋取諸嬰用明弧矢之利道該于藝允戲和容之能非唯取貴禮經固亦以威天下是處顏高之室稱乎

六鈞穿弦養由之弦先于百中論其飲羽本爲相貫語以王皮專非獨善瞻言結造何爲爲何復據其精審徒矜徒尚文戰而朱鬱先鳴齊驅而適萬後殿少翁不伏雅叶遣方張威力

詩符彝典 白居易射不穿札判 貫革垂方則宜

敢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冀體以成執鞭而獻甲規無撓六材雖則合三指板有偶七札不能穿一且恐傷人之中不曰堅乎而非載牛之弓無自入也液信虧于巧者射逐爽于減兮周典足徵彼自乘于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于二臣咎且有騂責之非當

御

敘事周禮曰保氏教六藝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鑾逐水田過君表舞文衢逐禽左 云鳴和鑾者和在式鑾在衡安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鑾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六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鄭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枕閭容握旃是也云舞文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

道車旋于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獲之車逆驅禽殿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腓爲上殺　王制凡執技論力贏股肱決射御月令孟冬命將帥習射御內則成童學射御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告造父曰推於御也齊輯乎鑾衡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　呂覽云寒衰作御　韓非十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　淮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于鑾衡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

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久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于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事對鬱控　馳驅毛詩云叔良御忌折鬱控忌注騁馬曰鬱正馬曰控　又曰載馳載驅　效駕　授綏禮記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展鈴效駕執策分轡驅之以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授綏注僕御也展鈴視車之具效駕白已駕也驅五步而立謂習也授綏敬君也　訓騶　御騶晉書曰程鄭爲乘馬御群騶屬馬使訓群騶知禮楚辭曰當代豈無騏驥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遂足跳而遠去教秋

駕 驂帝乘 莊子曰尹儒夢秋駕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儒再拜曰臣今夕固夢受之注秋駕法駕 漢書曰霍光爲宣帝驂乘上若背負芒刺張安世驂乘上乃安霍光之禍起于驂乘 御六馬 驅五步 家語曰如朽索之馭六馬 下詳授綏注 車馬之容 銜轡之勢 傳曰六義六曰車馬之容注容貌馬然而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笞之威加之以御然後能一日而致千里 馬不契需 塵不出軌 法言曰行數千里馬不契需注契需謂傷

倦也 又曰牽旁塵不出軌 餘轍餘地 人謀馬謀 列子 泰豆曰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夷險視之一也 又曰輈人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注云相應也終歲御而衣衽不敝此輈之利也 霜雪 南子曰太丙之御經冬而無跡 下詳人謀馬謀注 安其教訓 範我馳驅 傳曰士之大安其教訓而習服其道唯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下見孟子 事必乘其產 判梁庶馬驚師徒判 戒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

轡而授綏克敵是因搴旗攸屬卜氏參名
訓僕奉職在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
將敗師徒小邾鉦鼓微旋既獲譴于言司
載興慙于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劍之臣
敗軍大尤須聞免冑之咎是用捐軀不怪
死如歸東野傾藜雖則其罪國書殞首
終用可嘉北乘丘之能宜錫
滑亭之詠庶執死節以寵忠雄

楊仲昌馬驚師徒判

先王賞則卜氏致命厥役頗事
戎馬似乘白之惣立寧挽馭而無勇遂使
狄還塞北介胄慙咎日暮城南鼓鼙傷氣
益軍執簡而往崇刀必割奠圖賞罰以制
忠邪但授綏雖徒流矢斯驗嘉赴敵以狥

節亦議功而何妨禮經孔昭詠德惟
允實卜也之非罪宜捨諸而無感

呂令問馬驚師徒判

將執御乎必使能者伎尚
素失乃非愆卜氏御戎
豈其敗績六藝之末尚勤夫子之言十乘
之先遂執王良之轡既而師貞以律騎勇
爭鋒外強中乾忽陷離而莫制大軍小將
邾遷延而欲奔非馬其人異叔群之浸怒
有矢在內知貴父之非罪匿人以
告誠冷誅之生也不欺將子無怒

梁涉馬驚師徒判

赤羽相向魯戎乘丘之役紅塵
交飛國驂貴父之御事足蒙馬
力均投牛寢非銜橛驚爲流矢殊邳克之
不止因潰齊軍成魯師之小邾便亡卜氏

汁朱輪豈敢言病驗自肉乃知非罪逝者
既往吾誰與歸死而可哀士始有誅此馮
宜理就曰監軍既欲必也名是故惡夫佞者

褚思光馬驚師徒判

氏春閒秋駕工隨水曲屬出車檻檻
而深紹難拔小駟易驚殊攝枳之致師有
懸賁之敗績是無勇也於此死之監軍糾
慝未宥通憲必枯馬爲流矢所驚人殊抗
轡之罪則死非其道誅得其功幸象前闕
爲宜理

楊慎金馬驚師徒判

邊候時警闕列
啓行有僕夫之抗御白刃交下望軍麾而
且前紅塵四飛闕戰鼓而俄駭甚朽索之

爲御因交綏而小却疇昔爲政雖異羊期
不仁今時敗績還同卜國無勇爲纓而盡
復矢空非請易其名蓋難沾于下士將寘
于理馬可罪于亡鬼雖聞舊經非華當失
不誅不罪

劉濬馬驚師徒判

登庸取士六
斯馬取斯藝稱元敎策
除兇五兵是要卜氏爲御招　于馬驚監
軍正刑志存乎鷗逐昔懸賁理御嘗聞流
矢之災卜國佑驂遂彰自肉之患有功必
賞有犯必科未明敗績之由須覈馬驚之
故請重尋詰然定是非庶使幽冥申
冤功過昭著卽寘于理深涉乖疎

敘事周官大司徒六藝注數九數之計
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
曰九數　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
魏劉筭經序曰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
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　夏侯陽筭經序
曰黃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以着九章

漢備五數　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
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
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
補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謂之極有物
者有事者紀于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
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爲特偶奇隻
二爲耦兩偶雙三爲參四爲乘　賈誼書

曰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度之始始于微細有形之物莫細于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于六故先王以爲天下用也

丸章筭法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畛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買變易三曰衰分以御物價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襍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筭經云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也自隷首作術客成造曆筭法斯興

筭經問云度之起起于何答曰度之起起于忽忽者神蟲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爲絲十

絲爲毫量之起起于何答曰量之起起于
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爲主
十圭爲抄秤之起起于何答曰秤之起起
于黍黍是三稷草子也十黍爲絫十絫爲
銖　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
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筭
命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

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事對席豆　困米

與志曰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筭之術究
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
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易或難答曰飛者固
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
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西京雜記曰曹元理漢成帝時人其友
人陳廣漢嘗曰吾有二囷米忘其數子爲
計之元理以食筯各十餘轉曰東囷七百
四十九石二升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
八斗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
升中有一大鼠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
理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也

干齊 事鮑 說苑死曰齊桓公談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談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而以成大也蕢言傳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至 博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刹泰山從鮑子真學符

壽知終 談苑曰安定嵩真成

珝人嘗自筭其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珝時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珝時死其妻曰見真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敢言今果一日 吳志曰趙達引自筭歎曰吾筭訖矣妻聞而哭達强妻意乃曰向者誤謬耳果如期而終

射隱伏 **筭虛數** 上詳齊豆注 吳志曰人又書于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亦知其數目

壁上美酒 **俎上蒸肫** 吳志曰趙達如故人家食畢主人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試耳 酒

京雜記陳廣漢爲曹元理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漢惋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煮脆一頭厨中蒸一盤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上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季傳頭珣珣傳子蔭皆得其分數而失之妙焉

心計成數　屈指發疑

漢紀曰桑弘羊心計成數謂不用筭也　吳志曰顧譚字子默少簿書大當下筭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人皆服之

判康子元習卜筭判　趙達餘苗性丁及乙筭並測王衡之度俱閑

兆之占一十未能成童已通謀畫謀畫旅補丁以卜史之曹六日六旬任乙于保童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懷所懷論長幼于弟兄徒稱易就訴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護詞庸無他計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可差擇寄乖允當各參爾位無或浮言

元稹易家有歸藏判　四營成易本用解神用志敦素履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背于周經而七八爲占爾盍觀于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歸莽數雖冠履相聯得意而筌蹄可忘且彥姜遇良足徵賺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張

太古觀生東修判

天地設位義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叫四時之明者授生人之出入與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候祥夜瞻恒象願知分野思辨華夷本明蜀使之來尚昧叢陵之坐師徵其禮同彼弄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鄉之事尚乖著業徒爾受財雖勤望于東修終難同于皮衛生之不伏頗同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爰至費詞

張瑗

觀生東修判

執伎以事覆師爲難東修既行訓誨無倦惟庚業茲曲藝就彼師資隅隙振衣已稱弟子席間函杖須稟先生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筭非伎斯爲妄矣在三

在三如一其若是乎既虧北面之禮須受西鄰之急

李子珣

觀生東修判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劍于豐城天上瞻星識賢人于潁水既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東修是徵所務雖殊于筭生其致亦同于觀者康成博物計天儀而不差裨竈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殊塗觀生筭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薄言須科虛訴之譬俾從伎術之例

張子琳

觀生東修判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誤觀生積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鈞深願祕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黍曰

服膺束修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
欲供筭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庚實
可矜

李仲雍觀生束修判

仰乎天文用察昭
休祥矜術數以分官列保章而命職庚以知
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東下採劉
向之故事補職觀生河鍾師業銀河宛轉
瞻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
業則來就師何有言且束修自行誨無倦
矣六藝有數筭其異歟言生合有束修稱
筭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
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
然